



刘国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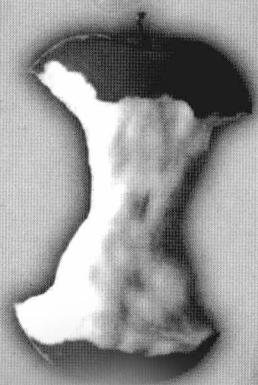
是谁偷食了

禁果

作家出版社

是谁偷食了禁果

刘国华
著



作家出版社

FORBIDDEN
FRUI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是谁偷食了禁果/刘国华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63 - 5372 - 4

I. ①是…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5787 号

是谁偷食了禁果

作 者: 刘国华

责任编辑: 张玉太

特约编辑: 京 威

封面设计: 刘宇飞 孙博元

装帧设计: 彩虹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30 千

印张: 22.5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372 - 4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卫生间里发现尴尬物	1
第 二 章	他俩的第一个恋人是幽灵	16
第 三 章	后爹余辉下的幸运儿	36
第 四 章	他管生身父亲叫杨老	50
第 五 章	丈夫对她隐瞒了一个女人	62
第 六 章	九头鸟与大闸蟹	74
第 七 章	她终于默认去过大东海	90
第 八 章	雾魂情雨珞珈山	103
第 九 章	从原始雨林到电视发射塔	122
第 十 章	孤寂中的思考与困惑	142
第 十 一 章	冒充北大附中红卫兵	154
第 十 二 章	用军装换来走向死亡的门票	173
第 十 三 章	他断定他俩偷吃了禁果	187
第 十 四 章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203
第 十 五 章	横渡长江他俩再也没有找到她	217
第 十 六 章	黄鹤楼上有高倍望远境	227
第 十 七 章	黑夜掩盖了西双版纳的烟尘	236
第 十 八 章	传说中有食人席子的河流	247
第 十 九 章	龙一样的蛇和虎一样的鼠	257
第 二 十 章	互联网时代的幸福	266
第 二 十 一 章	谎言征服了会场和乔琪	279
第 二 十 二 章	他碰见了比自己还牛的牛人	286
第 二 十 三 章	坟墓上的青蛇不怕人	300
第 二 十 四 章	在魔幻世界谁都会疯狂起来	312

第二十五章	现场直播他被主持人采访	317
第二十六章	总统套房里的失落	324
第二十七章	打死都不能承认的事	333
第二十八章	乔琪开始进行新的思考	346
第二十九章	尾声	354
后 记		356

第

一

章.....卫生间里发现尴尬物

31年了，这是周典参加1967年横渡长江后第三次重反江城。1967年他以红卫标兵的身份来参加横渡长江；1987年他代表厂里来武钢学习资金拆借。1993年他带人来汉正街进行市场经济调查；如今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他，来这里参加一个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研讨会。

这时候长江流域接连不断的暴雨、特大暴雨已经使江城的长江水位接近危险警戒线。他拉开铝合金窗子，从自己住的晴川大酒店第九层楼的卧房往外看，那几乎要溢出堤坝的江水像一条琥珀色的巨龙镶嵌在两岸的建筑物中间。没有风，几乎看不出江水的流动。只有大大小小的船只犁过江面时隐约可见的白色浪花和震动着乌云的汽笛声才能使你相信，这不是鸟瞰模型，这确实是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长江，和曾经是九省通衢的江城。

一列从北到南的红色客车和一列从南到北的黑色货车隆隆相错而过，以沉重的身躯与提速以后的冲击力使五十年代修建的中国第一座铁路、公路长江大桥散发出钢铁的共鸣……四角亭式双层大屋顶的桥头堡边，正常水位时三四层楼高的台阶几乎完全被洪水淹没。钢筋水泥的子堤旁忙碌的人们正在从卡车上往下卸沙袋，堵江堤上的通道以预防更大洪水的冲击……新闻联播警告，更大洪峰马上就要到来，这次洪峰将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那时候，31年前江对面的蛇山上没有金碧辉煌的黄鹤楼；汉阳龟山上也没有那挂着巨大火腿肠广告的高耸入云的电视发射塔；山下的晴川阁只有遗址；脚下更没有能把他托在九重天的晴川大酒店……31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江水似乎没有这么混浊，近

看有点黄，远看则是碧波荡漾。那一年好象没有大洪水，所以更谈不上有洪峰，然而那时候的政治大潮并不比今天的洪水待慢。31年前，也就是1967年的这个时候，他、张宏志和他们俩共同追求的女同学刘娜从北京来到江城参加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的渡江活动。当时这被看作是无比的神圣和伟大的人生大事。横渡长江天堑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尤其是在毛主席一年前才畅游过的地方，那就更加神圣！是表达对领袖的忠诚和对自己人生自信的考验。尤其对于当时他们这些渴望和追求真理的青年人来说，他们把横渡过长江当成了筹集政治资本的砝码和能够激励自己人生的动力。就是在那桥头堡下，就是在那抗洪的人们正在集聚沙袋准备迎战更大洪峰的地方……31年前，也就是1967年的7月下旬，江城三镇万里无云，异常燥热。被挑起和不断扩大的派性斗争几乎陷入全面武装厮杀的白热化战斗。由中央文革直接干预强行解决两派冲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援声讨大会，拉一派压一派，令形势在表面上平静下来。正像这远看的洪水，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奔突孕育着潜在的巨大危机。

31年前的8月1号，横渡长江活动酿成了一场至今谁也说不清的惨剧。当年的渡江场面就像当年的接见场面和集会场面一样表面上显得格外绚丽壮观……

两架军用直升飞机隆隆的在大桥、江面和准备渡江的人群上空穿梭，造雪机一样抛撒着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决定的传单；岸边、大桥上、江中的观礼船上到处挤满了挥舞红旗和假花的人群；江城大学、江城水电学院、江城测绘学院等大专院校中精选出的水上高手们组成了仪仗队，大家伸胳膊踢腿正在准备下水；领袖一年前在这里畅游长江时，着浴衣在船上向群众挥手致意的巨幅画像神采奕奕地随波晃动着，比两层楼房还要高……推标语和画像的人已经下水扶着浮筒，蛙一样缓缓屈伸着大腿等待着出发的命令；紧跟在仪仗队后面的叫五湖四海战斗队，是全国各地来的学生，周典和初恋女友刘娜都是五湖四海的队员。张宏志因为前一天晚上眼睛受伤，没赶上汽车，没参加渡江。那时候别说三点式的比基尼就是普通的游泳衣由于漏了大腿根儿和胳肢窝也被称作是资产阶级的，渡江是为了紧跟伟大领袖，是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为

了表示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自然要全盘无产阶级化。因此规定男同志穿蓝色运动裤衩跨栏背心，女同志一定要穿蓝色运动裤衩和半截袖红色运动背心。对于横渡长江来说这无疑是增加了困难和阻力。然而，在“革命”和对领袖崇拜登峰造极的年代，许多事情是不需要从人的本性、本能和客观规律来考虑的。

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后，人们开始下水。刚下水不久渡江队伍就开始大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涌动着，无法抗拒的，下饺子一样被拥到江里，人们顿时混乱起来，变成了拥挤在一起的螃蟹，开始为了活命而机械的挣扎，在汹涌的江水中这无疑的变成了互相残杀……周典靠着娴熟的等级运动员的游泳技术躲过了阎王的大门。而他初恋的女友，那个梳着一对颤颤的羊角辫，光光的脑门下镶着一对深邃大眼睛，喜欢穿褪色军装又用军用腰带将正在发育的少女腰身勒出线条的姑娘被江水吞没了，连尸体也没有浮出，永远的被龙王爷招去了……按当时的说法是见马克思去了……她在他的内心中有过光辉灿烂的时刻，那温润的初吻、那相互地粗读过的懵懂的记忆几十年来时常在脑海里浮现。他准备做一个花圈，一个带有她最喜欢的珞珈山上的野黄花和紫兰花的花圈，在8月1号上午9点，就是31年前红色信号弹飞上桥头堡上空的那一刻，亲自从长江大桥的中央把花圈投落到滚滚的江水里来寄托几十年来的哀思。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昨天半夜一下飞机他和当记者的妻子就象贵宾一样被会务组的人接到这里。一路上小车司机和省企业家协会的副秘书长马安民不断描述着前两天的大暴雨：这回的雨就跟天河决了口似的，我开着车五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汽车变成了冲锋舟，雨水敲着车顶像冲锋枪在扫射，好像车顶会被击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过一个路口时水淹没了车轮，要不是这进口车密封好，非闹个水淹七军不可……吓死人。整条整条的街道都灌满了水，大部分一楼几乎全被泡汤；部队的橡皮冲锋舟和东湖的小渔船都上了街来救人……妻子在不断地问，秘书长和司机在不断地回答。车外已经没有了前几天暴雨后大水淹过的痕迹。周典对这些新闻联播报道过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在随时哼哈的应付一两句的同时，他竭力想寻找三十年前的痕迹。然而没有，没有，几乎什么都没

有……每一次来江城都是这样，然而能够找到的印象一次比一次，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少，地上冒出的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夜空下燃起的越来越多的盖过星星的五彩霓虹，半夜里还如灯河的汽车流，使过去的一切越来越淡漠了。他，这次的到来，似乎觉得心情特别的沉重，似乎不从心底钩出历史的记忆就证明自己真的老了。虽然来这里参加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研讨会，并被与会者看成是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他觉得精神很恍惚，心里底气不足。而那三十一年前横渡长江的惨烈场面在决定参加会议后突然不断的冲击他的脑海，时常影响他的构思。那是一个迷信政治时代的悲剧；如果社会又进入一个完全迷信经济和金钱的时期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卧车早已开上引桥，前方已经可以看到镶嵌着金黄色灯串的桥头堡。

“来过江城么？”马安民问完后说。“前面就是长江大桥。”

“周会长来过好几次了。”夫人乔琪抢着说，“他十七岁就来过，参加过1967年的横渡长江。”看得出，他很为丈夫的光荣经历骄傲。

“听说那一次淹死了好多人。”副秘书长为身边这位文质彬彬的副会长参加过30多年前的横渡长江而感到吃惊。他是湖北大冶人，小时候听大人们传说过这事，觉得很恐怖。潜记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忽然被抽了出来。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伟大，也不是勇敢，而是淹死了好多人。

“对，淹死了200多人。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岸边都摆了好多尸体。”乔琪一派天知道我知道的神秘表情。做着丈夫所说过的经历的传声筒。

“您当时也在场？”秘书长更加惊奇。他觉得副会长夫人的年龄应该跟自己相仿，看打眼也不能差距太大。心想，人家北京来的大报记者就是保养有道。

“我怎么能到场？那时候我刚小学毕业，我是家里的老末，父母看得紧，不让去串连。我跑出去三回，都让父亲抓了回去。有一回都到了北京站，都要开车了。后来才知道我哥哥是叛徒，我恨了他好长一段时间。”

“周会长，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国人常常喜欢把面前有官衔的人的副字去掉，这个习惯一方面表示尊敬，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对方内心欢喜。副秘书长自然也不会脱俗，他明白信息刺激是当今

许多人的心理需要，家长里短没意思，要大刺激才会使副会长这样的人产生快感。海湾战争、柯索沃危机、火箭发射失败、卫星失控、空难、海难、密史、黑哨……当然，眼下，31年前这桥下洪流中的灾难、冤魂一定能击中副会长的兴奋点。外地的官们总是喜欢千方百计和北京官员套近乎。尤其见了比自己级别高的官。

见周会长没有回答，他又用关心的口气问，“您的同伴有没有罹难的？”他相信这是套近乎的一种方法。

“有。”他回答的很简单，他不愿意让人打断他的回忆。

“你不是说中学生没有死的么？”乔琪问。“只是清华大学死了两个。”

“有。”他回答得很痛苦，但非常肯定。

“清华，我的校友？”副秘书长感到震惊，“我读书时好象没有人提起过。到底死了多少人？”

“听说是200多人。”

他那颤抖的回答使谁都不敢再说话，车里一下变得象坟一样安静，除司机在慢慢开车，其他人都望着桥栏外的江。仿佛在默哀，在追寻，在思索，一些灯像鬼火一样滑过被雨水冲击的车窗。轿车的窗很严密，车里没了声音，外面的声音也听不到，没有轮船的汽笛声，没有汽车的发动机声……雨水很大，被各种灯光分隔成圈圈点点、流动的光条和颤动的光带。一切犹如一条用计算机技术重新整理上色的默片时代的老电影胶片，斑驳、闪动却令人震颤。

古人说“人生如梦”。年轻的时候他不相信，少年的时候就更加不相信，如今年快半百才觉得那是有些道理的。时间不断的从身边漂过，人生有时候像雪山上碧空中悬着的明月让你渴望去与嫦娥作伴；有时候如桃花园里的春风让你如醉如痴；有时候像黄山上的云雾与你擦身而过让你流连忘返；有时候如天边的彩霞让你产生无限的遐想；有时候像大海上的风暴让你像海鸥一样激动；有时候如大漠上的孤烟让你觉得比大漠上的蜥蜴更加孤独；有时候又如这连一点缝隙都没有的乌云让你盼望着雷声和闪电把它撕开，让你盼望着暴风雨的到来……不，不！现在一点雨也不要！一点也不能要！！长江要满了，要溢槽了，两岸的人要遭殃了；天上的水千万不要再下来了，江里的水千万不要再涨了。不管是老天爷，鄂尔尼诺太太还

是拉尼娜小姐请你们行行好，不要将刚刚过上好日子的老百姓再投入贫困的深渊。

他仿佛听到了大自然对他的幻想的责问。什么？你们说人类侵犯了你们……剥掉了你们的衣服（森林、植被），污染了你们的血液（江、湖），弄破了你们的视网膜（臭氧层）……这是报复，报复。我知道，我们人类都知道这是报复。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正在改正。你说我们觉悟得太慢？慢！那是时间流逝的太快了。不！近年来你们破坏得太快了，对我们那么无情。你们对我们的伤害速度和破坏力度对你们和我们来说会后患无穷的……闪电撕破乌云，闪电好象就在眼前，几乎灼伤眼睛。漫天滚动着炸雷，振动着云中的水分子使它们相互之间失去引力被抛向地球，大雨如天河决口，如楼上倾盆，借风势涌进屋里。他连忙拉上铝合金窗子。报复！他妈的。雨水顺着宗色玻璃向下流着，如无数条汹涌的江河模糊了窗外的一切，隔断了窗外的一切。又使他仿佛看到了很远很远的一片热带雨林……云南西双版纳。30年前那是他屯垦戍边的地方，那是北纬21度线上唯一的一块热带雨林，碧波般覆盖着大海一样的群山，玉带般的沟谷河流，望天树、鸡毛松、龙脑香、箭毒木、大板根、鸡血藤；大象、老虎、豹子、蟒蛇、叶猴、蜂鸟和会爬树的鱼。那时候他们屯垦戍边开荒种橡胶，把千万年来大自然形成的数以千百计的多样植物群落和动物种群变成了单一的人工橡胶林。他弄不清该不该对那时候的行为进行检讨。当年他最高纪录每天才能砍倒几棵树或几篷竹子，他觉得那里的原始热带雨林是永远也砍不完的，砍一棵树有时是那么费劲，虎口震裂，七窍生烟……他离开的时候，起码公路边上还是原始森林占主导风景的。然而当他20年后再返回西双版纳，看到几乎满山遍野都成了橡胶林，小片的原始森林成了自然保护区，他深为人类的巨大破坏力而感到震撼。自然界要寻求平衡，自然要采取某种措施，而自然界的一个小小的平衡措施都有可能对脆弱的人类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人是强大的也是渺小的。那是到兵团后的第一个雨季，通往澜沧江的南腊河水猛涨。一条独木船翻了！一个昆明男知青和一个上海女知青掉到汹涌的河水中失踪了。也是差不多这么大的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他参加了寻找和打捞，每天像落汤鸡一样，撑着临

时捆扎起来的用七八根毛竹做成的竹排顺流下漂 12 公里，晚上用“丰收” 35 拖拉机运回落水的地方，第二天顺流而下再去找……营里的人忙着做棺材和花圈准备开追悼会。第三天在一个湾塘边上被榕树根阻拦的冲击物堆里发现了男知青的尸体，已经泡涨了近一倍。当时有知青殉难是天大的大事，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营里又责成基建连木匠连夜按泡大的尸体赶制了两口超大的棺材……然而，上海女知青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她叫纳福香，是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他和她的相遇似乎是夙缘，那天，在夕阳下，在一片被砍倒的植物的废墟中他被一阵清脆的歌声吸引，“太阳下山了，那安静的钟声再也不响。人民告别故乡，跟游击队去奔赴战场……”这是他的第一个恋人刘娜最喜欢唱的保留节目。她长得太像刘娜了，这个行走在漫山遍野的植物尸体和旺盛生长的热带雨林间的土路上的穿水红色衬衫的姑娘再次唤醒了他青春的情欲。他正在煤油灯和被窝里偷偷阅读“伊利亚特”。他把她比做海伦……比作刘娜，比做刘三姐；比做王芳；比做冬尼亚……他下定决心，如果永远扎根在这个地方一定娶她为妻。从旱季思念到雨季，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去给她送去。然而，她突然走了，如同那被砍倒的树或开着野花的小草，如同那被杀死的马鹿或蚂蚁。她同那在长江里消失的刘娜一样连尸骨都没有找到，永远的去。在往摇篮大的檀木棺材里装她的衣服和照片的同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得把那封情书也装了进去，将她埋葬了。在那向阳的山坡上，在哪刚刚定植的不到一人高，有着当时带有同帝修反较量任务的橡胶林中，将她埋葬了。那坟有一米多高，同那昆明男知青的坟一样高、一样大。他常常深夜伴着魔子的嗥叫声偷偷的为她流泪，白天他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拼命地用劳动来摆脱心中的烦恼，来烧毁那脑海中盘旋的情诗，他下决心发誓永远不在恋爱……

在这晴川大酒店的第九层，雨水更加猛烈的敲打着玻璃，新的雨水扑上来，老的雨水流下去。人的誓言有时候就像这玻璃上的流水，不然他怎么会在刘娜罹难的 4 年后恋上纳福香，十几年后又娶了大学同班同学乔琪为妻呢。旁边的床上当记者的妻子早已进入梦乡，妻子是个外交官的女儿，在那个年代是个骄骄者，她没有下过乡，70 年初中一毕业就被分配进了一座拥有千人的机械制造厂，由

于出身好，能言善辩，学车工刚一出徒就被提为厂团委书记，77年恢复高考一举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她恢复了天真烂漫的天性，毅然抛弃了留在工厂的男友，对这位横渡过长江，在西双版纳密林中开过荒、斩过坝、为祖国摘掉贫胶帽子做出过贡献，回京后又在这家近万人的大厂搞宣传的同班同学开始了感情上的穷追猛打，终于使他就范。当时一些西方电影刚刚开始进入中国，她可以弄到内部电影票，《魂断兰桥》《卡萨布兰卡》《舞台上的小迪沁》《巴黎圣母院》《罗马假日》《常别离》……。看了一系列电影后她开始欣赏西方女性的一切。她想让青春永驻，婚后不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对他极为不满，指责他不负责任，要把孩子做掉。是他、他的全家与她的全家人辛辛苦苦做工作才使那孩子得以留存。生儿子的时候她坚持剖腹产，奶胀得几乎让她流泪，她也不让孩子吃一口，而是让那刚刚被挖出子宫的宝贝儿用那人造的塑料奶头儿去吃加工过的牛奶。一出满月她就开始做广播体操，慢跑，通过锻炼很快恢复了体型，至使经常有许多人都认为她是姑娘，要给她介绍对象。如今她仍风姿绰约打扮的更加风采迷人，像夏天的凤凰花，热烈奔放，有时甚至让他觉得有些受不了的野艳。他戏称这是夏末的女人的挣扎，她反驳说这是心理年龄不老的标志。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近一年来她在他面前谈起性常常无拘无束，行动上也比以前变得主动，时常让他觉得力不从心。昨夜由于到得太晚，妻子疲倦得没有洗澡，选择不靠窗的床睡下了。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他们养成了不同的睡眠习惯。他们都靠笔头子闯天下，他主要搞理论，这些年来靠着在大工厂呆过的库存，调查研究的便利和能够较早的接触一些国外的管理理论，发表了不少很受重视，较有影响却又很少能解决具体国内问题的文章，常常使他自己也感到困惑。她以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为专长，无论什么题材，什么内容她都能笔下生花，编的圆满又耐看，能让读者，被写者和领导者都满意，被称为报社的才女。美貌加声誉使她在社会中如鱼得水、天高地广。除写文章有时候还参加做买卖拉广告……有人想出名拍大价钱请她赏笔，摸清底细认定不会出问题她是从来不会放过的。家里的钱大多都是她赚来的——桑塔纳轿车，100多平方米的四室一厅交钱能够一次到位，豪华装修、立柜式空调、34厘米彩电、立体声环绕音

响……他总觉着悬，太招摇。“姑奶奶挣的血汗钱，谁能怎么着？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你懂不懂？市场经济。让你们这些书呆子，木头脑袋研究市场，研究国企改革，还要去指导人家，白二炒菜，宴席不砸才怪呢。”“你懂什么？”他常常只用这一句进行反驳。那么多理论，那么多书，那么多专家、教授，那么一窝蜂的解释了一种理论又一种理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是前苏联的理论，以至一些翻版前苏联小说中改革工业管理人物的小说在中国大行其道，使小说作者声誉倍增。后来又是美国的泰勒制，后来又是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加东方文化的亲情管理，再后来又是什么台湾模式、南韩模式、孙子模式、儒家模式……条条制，块块制，条块结合制，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厂长负责制，集权制，分厂负责制，专业化，托拉斯化，合并，兼并，拍卖，股份制，私有化可以说五花八门。世界上所有的模式在中国都有人试过，阶段性成功不乏先例，长期成功的却很少。一批批成功的企业沸沸扬扬，一篇篇理论纷至沓来，不知什么时候又变得无声无息。一批批企业家披红戴绿，表彰宣扬声震四海，而当他们陷入泥沼之后就不会再有人为他们吹拉弹唱了。企业的兴衰原因到底在哪儿？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使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什么所有制都有，什么管理模式都有。为什么抵抗不住？为什么不能很快摆脱危机？日本曾经在势头上压倒过美国靠什么？靠家用电器和汽车；美国近几年又占了上风靠什么？靠航天、航空、计算机、计算机软件、通讯设备、转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精准农业……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和高科技商品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就连粮食和电影他们也能打遍全世界，美国有能变成全世界都需要的商品的产品。最近他开使研究市场经济与企业发展。这次研讨会他要讲这个主题。机关必须坐班，使他养成了前半夜写文章的习惯，虽然家里早有了电脑，他仍然喜欢用圆珠笔，常常写到深夜睡觉，6点半按时起床，8点钟正点坐到办公室里。而她坐班，养成了清晨用电脑写作和上午出门前洗澡的习惯。外面活动多，晚回家是常事，夫妻双方都已从理解到习惯。早上他看到她在写作心里很是同情，要是看到她在睡懒觉，自己做饭吃就总有一种不平衡。

他想洗个热水澡，冲掉烦恼，一心准备“市场经济与企业生存

发展。”房间里的灯在妻子的要求下早就都关上了，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只有标识开关处的小灯红红的如白兔的眼。他很快习惯了这黑暗中的朦胧，他脱得精光，准确的打开卫生间的灯和抽风机。那风机声音太大，隔着门都有点震耳。怕影响妻子睡觉，他条件反射的将风机关了。进到明亮的卫生间里他将门关得严严的，在一米五见方的镜子里仔细地打量起赤身裸体的“我”。头发虽然还算乌黑，但一些白发已经开始露出峥嵘；曾经光滑的前额已经印上深深的年轮；眼袋起来了，一勾头下巴也微微多了一个。他像健美运动员一样握紧两个拳头，使宏二头肌和胸大肌绷紧鼓起来，太不满意了。他又将两个拳头攥得更紧，慢慢下移到肚脐眼儿处拳心向上交叉起来，肌肉仍不明显。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低下头看着真实的胸和两臂，以前丰满的肌肉上已经盖上了一层松软的脂肪，他不得不承认青壮年已经过去，已经不会复返了，有些泄气的放下双臂，露出那发圆的肚皮，那是过去紧绷的小拳头一样的六块腹肌退化的结果；曾经像青蛙后腿一样健美的大腿也变成了滚圆的，女人一样的腿。岁月无情，他不得不承认老字在一步步向他走来。有专家说肌肉弹性和张力的衰减会换来头脑的成熟，这难道会是规律？就要进入知天命之年，当今的科学促使社会变化太快，有多少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有多少人能够踏入影响他人和社会的行列呢？

洗澡吧。他强迫自己打断关于自己成熟还是不成熟的思考。洗完澡睡觉，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再次命令自己不要思考的太累，以避免过早失去健康甚至早逝的悲剧。他苦笑了一下将目光退出镜子移向洗脸台，上面整齐的摆着漂亮的装洗头水和沐浴液的奶黄色小瓶子，更夺目的是瓶子旁边那个粉红色的书本大的精装塑料袋。他拿起来，上面都是黄色的英文小字，眼花，他懒得看。翻过来印的是一个正在浴盆里沐浴的全裸金发女郎，不该暴露部位盖着肥皂泡，最醒目的地方印着浪漫体彩虹过渡色中文《温馨浴缸罩》，下面是苹果绿色黑体字说明：本浴缸罩是国际流行最新高科技产品，耐80度以上高温，在您与浴缸之间加上一层天然防护层，安全可靠，让您可以放心的享受盆浴的温馨与舒适。里面的中草药浓缩了当年杨贵妃沐浴的精华，与美国最新强体沐浴精混合，舒筋活血、健脑、强身、补肾。另起一行：浪漫——人生之大旅。又起一行：

温馨——人生之追求。再起一行：享受浪漫温馨之后祝您有一个美梦。

这是他第一次见这玩意儿。广告的诱惑使他产生了想在浴盆里泡一泡的愿望。自从艾滋病，性病的可怕阴影漂流进中国大地之后，像他这样从小就常在工厂的公共大池子里洗澡的人也多少年没敢在宾馆饭店的浴盆里泡过了。有些商人就是脑子灵活，他们无孔不入的寻找商机。生产浴缸罩的老板一定是个聪明的家伙。这一薄薄的防护层竟然引起了他的欲望和勇气。他按箭头指示轻易地撕开包装袋，一个巨大的塑料袋被他打开，罩在浴缸里正合适，紧紧贴在缸壁上形成一个新的浴缸，带活塞的排水口是硬塑料做的，插在浴缸排水口里严丝合缝。确定安全后他打开龙头调好水温。他决定好好享受享受，顺手又拿起沐浴药。精美的包装袋里还有三个小塑料袋，一个上面印着几乎全裸的杨贵妃出浴图，右上角标明：女用沐浴药。另一个上面印着肌肉丰满的法国大卫全裸塑像，右上角标明：男用沐浴药。最下面是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避孕套，一浅粉一淡绿，着实让他有些脸红又有些搏动。是商家的搭车强卖还是真的世风日下，想起某些地方某些宾馆不断的女性电话骚扰，刚才还让他觉得非常聪明的生产浴缸罩的老板又让他心理觉着很不是滋味……

好奇心还是让他使用了男用沐浴药。洗完澡，躺在床上到底觉得泡澡还是比洗淋浴要舒服的多。空调上那开着灯时一红一绿两根一拃长的绢条在朦胧中失去了颜色，变成了一样的灰色，在微风中扭动着，如人在搏斗，如人在亲密……那墙上、开关台上红色的指示发光二极管儿让他想起小时候养的兔子，兔子养在半人深的地洞里，洞底有一条斜道通到地面的兔房，那是他用半头红砖和黄泥建造的杰作，一个破洗衣板劈了、锯了做成栏杆，白天兔子们在里面吃他游泳后打来的青草，休息，玩耍。晚上则都睡在洞里面。夏天，四只毛茸茸的小兔都长成了大兔，两只白的，一只灰的，一只棕色的，一公一母非常可爱。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正是他长身体的时期，吃的不怎么饱，更谈不上吃好，他还是常常把自己的窝头、馒头分一些给兔子们享受。一天来了爸爸的两个同事，家里的肉票早就吃光了，为了待客爸爸要杀那只公兔子。他坚决反对终于保住

了这些小生命。没想到晚上一场大暴雨冲塌了兔房，地洞里灌满了水，几只小生命都被淹死了。他常常想起那几只小生命，那只公兔子带头要冲出灭顶之灾，它的嘴已经拱烂了，但终于力不从心。他有些悲伤，后悔那兔房盖得不结实，不再看那兔眼一样的灯。他看着旁边床上虾一样熟睡的妻子，想过去搂住她以消除自己的悲伤和恐惧，听着她那轻轻的呼吸声，他知道她很累，不忍心去打扰她。他闭上眼睛翻身180度对着窗帘，心理数着数强迫自己睡去。

他梦见了兔子在他身边跳舞，兔子变成刘娜从波涛汹涌的长江里钻出来悬在水面的雾气中跳着忠字舞；兔子变成纳福香在凤尾竹下跳着阿瓦唱新歌；兔子变成乔琪在镭射灯中疯狂的跳着迪斯科……三只兔子变成巴黎时装模特挺着胸，迈着猫步、摇着屁股向他走来，一个疯狂，一个脉脉含羞，一个目空一切……他们轮流强迫他跳伦巴、跳探戈、跳迪斯科。平时只会走一般三步、四步的他竟也疯狂的象白马王子跳的云山雾罩，兴奋之及。他与刘娜旋转着从江面转到珞珈山的密林中跳起贴面……看着他们的有相思鸟、有八歌、有百灵、有孔雀、竟然还有一只猫头鹰……那是一只只痴痴的鸟的眼。刘娜紧紧地搂着他请求：“典，我要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我已经老了”“你没有老，是不是你认为我老了”“是我老了，你还跟三十年前一样”她把他拽倒在满是青草的苦楝树下，“你没有老，没有老。我感觉得到你跟从前一样，跟从前一样。那次要不是张宏志。一下让我等了30年。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永远不会再放过你！”打雷了，下雨了，他们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翻滚着……他呼唤着：娜！我的刘娜……

他醒了，抱着被子躺在地上。屋里不知那盏灯已经被打开，他看到眼前有一双涂着红趾甲的美丽的脚，这是他熟悉的妻子的脚。要是让老佛爷知道刚才做的梦可就惨了，他装睡。

“怎么啦？你怎么啦？”妻子着急的用手摇他的脑袋。见他睁开眼睛，妻子抱怨说：“咕咚一声你从床上掉下来，吓死我了。”

“没事，没事。做了个噩梦。”他断定妻子没有听清他的呼唤，心里踏实了许多。

“连嚷嚷带喊的吓死人”看来妻子确实什么也没听清。

“我梦见发洪水了，我们俩挤上了诺亚方舟。”他撒了个充满浪